

第二十五章 赛马场上

仲秋的太阳还算温暖，但是秋风已带来凉意。刚过正午时分，风向转西，把白云拉成絮棉一般的长丝，挂在蓝盈盈的天上，缓慢地变宽变暗，或变稀变薄，使阳光过滤后，时而金光灿烂，时而若隐若现地照着抖擞飘扬的上海公共租界赛马总会会旗：一面蓝色底子上绘有白色赛马，赛马师，和 "Shanghai Race Club" 字样的旗帜，以及跑道，裁判员岗亭，拉起红线的终点标志杆，铁架和木板搭成坐北向南的观众看台，测量骑师体重的小屋，和观众看台尽头的跑马厅主楼。

19年来，跑马厅的位置随着租界的疆域扩展，三迁其地，向西移动。第一个跑马厅，由5个英国商人创建的上海赛马总会，在1850年，花费810两银子，建在河南中路，占地81亩。第二个跑马厅，在1854年，花费9700两银子，建在浙江中路，占地170亩。第三个跑马厅，也就是眼前这家跑马厅，在1862年，以每亩地初付25两，再付30两，每间屋付100两银子，共约30000两银子的代价，建在西藏路以西，占地460亩。

在跑马厅举行的赛马由两个民间组织合作办理。第一个组织是按股份制出资开发跑马厅的委员会，委员为仪和，沙逊，祥茂，壳件等诸大洋行的大班，负责场地的维修，扩建。第二个组织为赛马总会，任何年满21岁的租界西人居民都可以申请加入，由热心赛马事业的9到11人组成的资格审查委员会投票表决，必须全票同意，方可入会。跑马厅不提供赛马。赛马由拥有私人马匹的马会会员在每季赛马前登记参赛，然后由经记人代表各匹赛马向跑马厅缴纳保证金后在场内设赌摊招揽会员或观众下注开赌，盈亏由摊主负责。除收观众的门票外，跑马厅向赌注抽利，总的利润由跑马厅委员会的成员们按股份分红。赛马不对华人开放，出于对地主的礼貌，每次赛马，上海道台，知县获特邀出席观赛。一

个不信基督教的犹太商人，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赛马总会，跑马厅，马会会员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教会，教堂，教徒之间的关系。唯一不同的是，教会每周做一次礼拜，马会每年跑两次赛马。”

虽说每年只有两次赛马，春季赛马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举行，秋季赛马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举行，但每次赛马历时4天。今天是本年秋季赛马的最后一天，赛马总会成员里豢养的最棒的马匹，将在今天决一雌雄，胜出的马主不仅将赢得巨额奖金，而且将在下面12个月里享受优胜者的荣耀。

单侧长约1.25英里（2012米），宽约60英尺（6米）的跑马道，目前空无一人。观众看台和停车场上已渐渐聚起观众，和载着主人预备坐在马车里观赛的各色马车。有人在座位或就近的草皮上摊开桌布，从藤篮里取出香槟酒，冷肉，水果，面包，准备在赛马开始前野餐，或是在赛后庆祝胜利。开瓶声，碰杯声，传递三明治的招呼声，卖饮料的摊贩声，产生了节日般的欢乐气氛。

被细沙碎石压紧的环形跑道包围着的是跑马厅的中心草坪。三分之二的草皮刚修割整齐，剩下三分之一的草皮正在修割，阳光照射下，就像孩子剃剩头发的后脑勺。在跑道从较长的一段，通过弧形，转到较短的一段的弯角处，站着两个华人庄稼汉。他们在农地被跑马厅收购后，作为收购的条件之一，被跑马厅雇为终身工人，维修跑马厅的场地。其中一个较年轻的，30来岁，只穿一件汗褂，露出栗红色的胸肌臂肌，他抡着十几斤重的铁耙，把已经割下的草，耙拢，推到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脚下。年纪较大的工人，大草帽盖住稀稀拉拉的头发，用叉子把草堆起来，没有用木板车运出跑马厅前，在跑道和中心草坪接壤的地方造成一处处草堆。

"还有多少时辰要放炮？"年纪较轻的工人问。他指的"放炮"就是裁判员发射赛马起跑的信号枪。

"不消一个时辰，"年纪较大的工人看了天色后回答。张嘴说话时，露出少了两颗门

牙，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

"晓得这趟花红发几个铜钲伐？"

"洋人来的比上趟多，这趟每人至少发5块洋钲。"

"这么好赚的钱，洋人为啥一年只办两季赛马？不办四季？"

"当初和朝廷讲好的，洋人租地开跑马厅，一年两季赛马。超过两季，朝廷觉得丢面子，除非重开谈判。"

"租界里，还不是洋人说了算？"

"洋人就是这样，说好怎样就怎样。"

"朝廷要的是面子，阿拉百姓要的是银子。"年纪较轻的工人朝草堆吐口水。

"算了吧。多操心死得快，"年纪较大的工人突然停下手里的活，指指同伙的背后，叫道："财神爷来勒！"

一个20来岁的华人少妇，身着湖青色缎袄，百褶长绸裙，黑绣鞋，腕上套着一支西洋手表，越过赛马跑道，富含信心地走来。她是赛马总会现任秘书艾玛夫人的华人助手阿芳。

"收工勒，"阿芳以严肃的口气下令。"比赛马上开始，你们再不离开，要妨碍赛马了。"

"去哪里？"年纪较轻的工人故意问。显然，如果阿芳是男性，他是不会对阿芳发出的号令这样提出反问的。

"到马房去，装马鞍。"

"做了一个上午，我们还没有吃中饭。"

"装好马鞍后就开饭。"

"我没带钱，能不能先预支几个花红？"

"是啊，阿芳管事，能不能透个风，这次花红发多少铜钲？"年纪较大的工人加入同

伙对阿芳的取闹。

"花红由拉妮管家经手，你们要我去把拉妮找来，告诉你们分多少花红铜钿伐？"

"弗要弗要，"两个工人像躲避毒蜂一样地摇脑袋，然后操起工具，跟随阿芳离开跑道，走向马房。洋人真厉害，让女人管男人，而且管得服服帖帖。

在阿芳带领工人去马房装马鞍的同时，艾玛正在测量骑师体重的小屋里监督测量。自从怀孕后，根据伯顿医生的检查，艾玛的预产期将在一个月后。今天是艾玛最后一天以秘书身份来赛马总会工作，今天以后，艾玛将歇在家里待产。

6名驾驭不同参赛马匹的骑师们，嘻嘻哈哈地排成一队，等待测量体重。他们之所以这么高兴，是因为在今天以前，为了使体重刚好达到重量级骑师的标准，他们必须严格控制饮食：吃太少，会使体重达不到标准，吃太多，体重满足标准，但是会加重赛马的负担。过了今天，他们就可以高兴怎么吃就怎么吃。为了使观众在开赛后，能对各匹赛马的归属一目了然，骑师们身穿标志各个马主的特色赛马装。代表仪和洋行的骑师，穿着苏格兰高地花呢格纹马甲；代表香港颠地家族（不是已宣告破产的上海宝顺洋行）的骑师，戴着腓红衣纱织就的帽子；代表沙逊洋行的骑师，帽沿扎着类似阿拉伯酋长的黑带；代表马会创世人霍格的骑师，佩着耀眼的金色肩章；代表法国俱乐部的骑师，从左肩往下绣着一条红篮白三色细带；代表旗昌洋行的骑师，帽沿左右长出两翼硬纸片，象征秃鹰的翅膀。除了沙逊洋行的骑师，骑师们都是白人。沙逊洋行的骑师是伊拉克人。

测量体重的小屋，因为放了一把大磅秤，显得有点拥挤。怀孕的艾玛，没有穿上紧身的赛马装，为了使打扮和赛马的场景合调，她戴着一顶骑师的鸭舌帽，帽沿插上红色翎毛。每个骑师捧着即将套上马背的鞍具，规规矩矩地站上秤盘。一个穿着大礼服的赛马总会职员，郑重其事地读出和记下磅秤上的数字，确定骑师的体重和鞍具的份量达到重量级标准，然后，由另一名穿大礼服的职员将测量过关的骑师和鞍具带往隔壁的马房。艾玛监督整个过程，确保没有人作弊，故意读错数字，或是在上秤前身上夹带重物，秤量过关后，

将重物偷偷扔掉。

测量体重的小屋门外，挤着一堆好奇的观众，静静地观看，直到测量完毕。他们中有的人是第一次观赛，对跑马厅里的一切有着看个遍的愿望；有的人要目睹骑师的体貌，以此来判定骑师所驾的那匹马获胜的可能有多大，作为下赌注的根据。

艾玛在登录测量结果的赛马记录本上签名后，由寸步不离的拉妮陪同，回到跑马厅主楼。

主楼大厅里，透过拉开的侧门，可以看到大餐厅里已经准备好马赛后的庆祝盛宴。长长的餐桌上铺着浆洗硬挺得能立起来的洁白亚麻桌布，花朵形状的酒瓶里装着各色香槟酒和果子酒，闪亮的银器托架上放着小巧玲珑的糕点，雕成花卉的水果，和昂贵的俄国鱼子酱。一盘盘冷肉，烟熏鱼，野味，在褶成三角形的餐巾和如同军队一样排列整齐的刀叉杯盘的围绕下，拼成华丽的图案。每张图案里，都有一束刚剪下的嫩黄色玫瑰，发出淡淡的芬香。

大厅里的人们分成两堆。一堆是今天每匹参赛赛马的经纪人，一堆是具有贵宾身份的观众，诸如赛马总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跑马厅委员会成员，工部局董事会成员，各国领事。经纪人们看到艾玛进屋，赶紧围上来，纷纷递上各种证书。按照规定，赛马的经纪人必须在开赛前两周内缴足保证金，取得本届秋季马赛的经纪人资格证书。保证金是用来防范万一经纪人在赛马获胜后，抛弃对胜马下赌注的赌客，捲款失踪。每个经纪人必须将保证金收据以及资格证书在开赛前取得艾玛的最后验证，才能回到赛马场上收受赌客们的下注。当然，很多熟悉的赌客，为了避免开赛前的拥挤，早就将赌注交给了信得过的经纪人。

当艾玛查验经纪人证书的时候，贵宾们，除了各国领事，正围绕着里德律师，听这位身兼跑马厅委员会成员的丽如银行董事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

"锡兰咖啡期货最近在伦敦交易所大涨，而且会继续大涨，"里德顿了一下，目光横

扫各位贵宾，希望得到感兴趣的反应。里德律师是这样一种人，尽管租界里已经传遍宝顺洋行的颠地大班因为听从他的建议，做空棉花期货，导致破产，里德推销各种期货的热情，信心和积极姿态没有丝毫改变，好像他从来没有失误，将来也不会失误。在他的身上，永远体现出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他在真心实意地替顾客着想，按照他的建议去投资，就能抓住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投资地产周转太慢，买卖鸦片名声太坏，只有跟着他里德把钱放在伦敦期货市场，才能赚大钱，赚快钱！第二个立场是丽如银行的总行东藩汇理银行具有英国政府颁发在远东印钞票的特权，所以丽如银行实力雄厚，和丽如银行做生意，比和任何其他银行做生意，要靠得住！

"各位想知道为什么锡兰咖啡期货大涨吗？因为今年锡兰大旱！"里德富有权威地说，好像所有的人都十分盼望得到这份答案。

"昨天没下雨，明天呢？后天呢？对下雨能说得准吗？"满头红发，颠着大肚皮的工部局董事晏玛太拧起双眉，毫不客气地问。

"您太过虑了。在锡兰，雨季已过，要下雨也要等到明年春天。整个东南亚都是这样。丽如银行对锡兰的气候预测，有长年追踪的根据。"里德得意的像发现鸡窝的狐狸。

"会这样预测气候的人，到处都是，人人看涨咖啡，还有什么赚头？"工部局董事会计师普罗斯德提出疑问。

"现在距离雨季结束还有三个礼拜，有些人正在观望，现在下场买高，还来的及。鄙人很羡慕各位的运气，今天能及时得到这份消息。三个礼拜后，雨季结束，锡兰咖啡期货必然全面大涨，现在买进，三个礼拜后卖出。在座各位，请想一想，还有比这样更快赚钱的投资吗？"

"有，"沙逊洋行的大班索罗门沙逊插话。

"请问，大班您是指。。。"

这时，一阵响亮的锣声从屋外传来，打断了里德的期货推销。锣声是宣告各匹赛马

的跑道号码抽签已经结束，经纪人可以正式开始收受赛马赌注。

“我是指赛马！”沙逊说完畅怀大笑。其他人都跟着大笑起来。里德脸上毫无尴尬表情，一齐加入大笑。

具有贵宾身份的他们相继离开跑马厅主楼，回到各自的观看座位上去。

看台和停车场上的观众和马车越聚越多，300多名赛马总会会员差不多到齐了，加上1000多人的散户观众和他们的仆人，整个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一半的西人都来了。停车场上的马车，一辆挨着一辆，尽量往赛马跑道靠近。这里有豪华的四轮四架马车，轻便的单架双轮马车，四轮敞篷马车，运送多人的公共马车，结实的邮车，和破旧的出租马车。有的主人坐在舒适的车厢里，用望远镜瞄向跑道；有的主人坐在高高的车顶上，一面和邻车的熟人大声交谈，一面吩咐仆人传递香槟酒和冷食；有的主人干脆在车厢里小睡养神，等待下一次铃声将他们唤醒。不时有单独的骑马人和步行的人群，越过马车旁边，参流不息地涌向看台，溅起尘土，或是磕碰到车厢，发出摩擦声，引起马车前的套马以打喷嚏的形式来抗议。套马的喷嚏声，人群的脚步声，发现熟人时的招呼声，此起彼落，汇成一片嘈杂的旋律。

观众看台上，三分之二的座位已经佔满。男士们大都戴着巴拿马草帽，女士们打开绢绸制作的遮阳伞，远看过去像五颜六色的磨菇群。在伞和伞的隙缝里，不时透出一道闪光，那是男女观众手里的望远镜镜片的反光。看台中央有一把绿呢垂幕大伞，下面坐着大清上海道道台应宝时，和他坐在一起的有英国领事温思达博士和法兰西领事白来尼。由于绿呢垂幕大伞的尺寸过大，挡住后排观众的视野，所以在道台大人座位后面的看台上，没有观众，在整个看台上留出一块明显的空白。

艾玛的马车停在最靠近终点标志杆的地方。不仅因为她来得最早，而且因为作为赛马总会的秘书，她有责任旁观裁判员的判决是否公正。在完成监督测量骑师体重，验证经纪人证书，和赛马的跑道号码抽签后，艾玛把阿芳留在马房里管理华工服伺马匹在赛前和

赛后的装卸鞍具，自己在拉妮陪同下，捧着代表6匹赛马号码的白底红字圆牌，回到自家的马车。那里，高易，林泰勒，凯塞克大班夫人和刚好在上海休假的船长沃尔夫正在热烈讨论该对哪匹马下注。

“现在哪匹马的牌价最旺？”艾玛问。

“‘寻金者二世’。”“沃尔夫说，”目前的比数是一比二。我已下注10个基尼。”“

沃尔夫指的是代表香港约翰颠地家族参赛的那匹澳大利亚纯种马。因为那匹马的近亲“寻金者”曾经连续替颠地家族赢得香港“家乡杯”冠军，所以颠地家族将这匹送来上海参赛的同种马命名为“寻金者二世”。目前为止，这匹马最被看好，下赌注的人最多。而下注的越多，赢钱的比数就越低。

另外5匹参赛的马分别是代表仪和洋行的名叫“韃丹人”的爱尔兰枣红马；代表沙逊洋行的名叫“巴格达王子”的阿拉伯黑色马；代表法国俱乐部参赛的马，棕色毛皮直到小腿处变为纯白色，名叫“科西嘉人”；代表马会创世霍格的栗色矮脚马，名叫“山怪”；代表旗昌洋行的美国马，也是参赛马中唯一的母马，名叫“摩门教徒”。

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礼拜，在热衷于赌马的人士间，流传着各色各样有关这6匹赛马的离奇故事或谣言。诸如，仪和洋行的“韃丹人”是喂特地从西班牙进口的猪蹄长大的，所以腿筋十足；法国俱乐部的“科西嘉人”每晚喝红酒，赛前睡觉休息得特别好；颠地家族的“寻金者二世”来自于从来没有输过的悉尼品种；旗昌洋行的“摩门教徒”，它的祖父曾被摩门教先知史密斯先生骑过，所以颇有灵气；霍格先生的“山怪”马房里近日飞来一只牙齿呈锯齿状的青鸟，逢人就啄，这是对参赛不利的征兆；沙逊洋行的“巴格达王子”习惯在风沙里行走，闭着眼睛也能飞奔。。。所有这些谣言，随着赛期的临近，像加了酵母的面粉，持续发酵，左右人们下注的动向。

“亲爱的，你刚才在办公可能不知道，根据经纪人最新的牌价，每匹马的牌价是这样的，”高易郑重其事地掏出笔记本，念给艾玛听：“‘寻金者二世’一比二，‘科西嘉

人’一比七，‘韃丹人’一比八，‘巴格达王子’一比十，‘摩门教徒’一比十五，‘山怪’一比二十七。”

“我的天，可怜的霍格先生，就是因为那只鸟的谣言，害得没人敢买他的马。”艾玛的舅妈大班夫人特蕾莎虔诚地把手按在胸前，“但愿他不要气坏身子。”

“高大人，您能教我下注吗？”不知什么时候，“维多利亚华洋食品行”的总买办艾伦出现在艾玛的车旁。

“啊哈，艾伦先生，好久不见。您是要求稳，还是肯冒点险？”高易问。

“高大人，我是要替阿南和胜仔下注。他们两个不能进场，每人给我50镑，要我代他们决定。”

“你自己不赌吗？”林泰勒问。

“林买办，我已经买了‘寻金者二世’，大家都说这匹马最有希望，这匹马最新牌价是一比一点三，太低了。”

沃尔夫听到‘寻金者二世’的最新牌价，双拳横击了一下。当着艾玛的面，他没有出声诅咒。

“高大人，您知道阿南和胜仔是想赢大钱的，‘寻金者二世’的牌价这么低，我不晓得该替他们买什么好。您看‘科西嘉人’行吗？”

“不行，‘科西嘉人’之所以赛前牌价名列第二是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买那匹马，把牌价压低了，胜算并不高。”

“那么‘韃丹人’呢？艾玛小姐，您说这匹仪和的马行吗？”

“对不起，艾伦先生，我在马会工作，不允许我告诉您哪匹马好，哪匹马劣。我建议您请这三位先生帮忙吧。”

这时，又响起一阵锣声。这第二阵锣声是宣告还有30分钟比赛就要开始，请大家抓紧时间下注。于此同时，6匹赛马的经纪人向观众台和停车场派出各自的助手，在最后一

刻促销自己代表的赛马。助手们在人群和车堆里穿梭奔走，随时高声报告刷新的牌价。这时，一波新版的谣言不知从何而起，突然在观众里流传开来："巴格达王子"昨晚没有睡好；"山怪"马房里的那只青鸟今天早上死了，至于青鸟的死，对"山怪"或其他的赛马意味着运气转好还是转坏呢？答案比寻找谣言的来源更难，只是让已经下注的赌客发出惊呼或叹息，让最后关头仍旧举旗不定的赌客更加不安，引起一轮新的骚动。

艾伦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几个经纪人的助手正从不同方向朝艾玛所在的这片马车群，大摇大摆地走来，一边报价，一边收钱，一边给赌票，仿佛他们掌握着赛马的胜负答案。

"您可以试试‘巴格达王子’，沙逊家的马匹，驯练有素，应该不错，”高易向艾伦推荐。

艾伦依然拿不定主意，求助地望着林泰勒和沃尔夫这两位以前的上司。

"我买了‘鞭丹人’，我有信心这匹马今天一定会赢，”林泰勒告诉艾伦。

"伙计，时间来不及了，快作决定，”沃尔夫船长催促前水手，“我买了‘寻金者二世’，我还要再买5个基尼‘鞭丹人’，5个基尼‘巴格达王子’。”

"艾伦先生，你可以分散下注，每匹马都买一点，”大班夫人看到艾伦举棋不定的痛苦表情，大发善心地开导他。

大班夫人的建议和沃尔夫船长的榜样替艾伦解除了无法下注的苦恼。他向5个经济人的助手每人付出20镑，替阿南和胜仔平均下注"寻金者二世"，"鞭丹人"，"科西嘉人"，"巴格达王子"，和"摩门教徒"。至于"山怪"，那个青鸟的故事实在太可怕了，还是不碰为妙。

锣声第三次响起，宣告经纪人必须停止出售赌票。观众们纷纷回到座位和车位。这时，一名身穿大礼服戴白手套的马会职员，从马房里走出来，右手高高举起一面黄旗，预告赛马即将进入跑道。随着黄旗的举起，像着魔一般，全场观众在一片骚动中站起来。艾

玛由高易和拉妮扶着，站上马车夫的座位，用望远镜向全场瞭望。秋天的阳光正在渐渐躲入变厚的云层后面，跑道上仍然空无一人，看台上和车场里，男女观众，推推搡搡，举着望远镜，打着伞，踮起脚，甚至趴在将跑道和观众席隔开的栅栏上，殷切的目光全部注向马房的门口。唯一没有将目光转向马房门口的人，是三十名斯潘复督察长派来维护场序的巡捕。

按照跑道号码的抽签结果，6匹赛马和它们各自的骑师按序入场。青灰色的“魔门教徒”在1号跑道，枣红马“鞭丹人”在2号跑道，棕色白蹄马“科西嘉人”在3号跑道，黄骠马“寻金者二世”在4号跑道，栗色矮脚马“山怪”在5号跑道，阿拉伯黑马“巴格达王子”在6号跑道。当每匹赛马和骑师从马房出来，从容不迫地走上跑道，停在起跑线时，下注赌该匹马赢的观众便会发出兴奋的喊声，诸如“加油摩门教徒！”，“我爱你鞭丹人！”，“法兰西万岁！”，或被不喜欢该马的观众喝倒彩，诸如“山怪该死！”，“摔死英国佬！”，“巴格达小偷！”

6匹赛马和骑师入场后，经纪人的助手举着标明每匹赛马最后牌价的大字板，表情严肃地沿着跑道栅栏，走过看台和车场，向赌客们展示最后的行情，引起又一波情绪骚动，有人生气跺脚，有人大为震惊，有人高兴喧嚣。最后的牌价是：1号“魔门教徒”一比八，2号“鞭丹人”一比三，3号“科西嘉人”一比四，4号“寻金者二世”一比一点二，5号“山怪”一比三十五，6号“巴格达王子”一比二十。关于“山怪”和“巴格达王子”的新谣言果然奏效，使这两匹马在牌价上垫了底。

接着入场的是发令员和6名裁判员，他们都穿着紧身骑师服，头戴鸭舌帽。发令员佩着蓝臂章，裁判员佩着红臂章。发令员和2名裁判员在起跑线处站住，另外两名裁判员站到环形跑道的最远的对角线上，最后两名裁判员来到终点标志线，攀上那里的木质岗亭。岗亭的对面，隔着跑道，就是艾玛的马车，她的身后是人车拥挤的整个停车场。

在万众注目之下，岗亭里的裁判员向远处起跑线上的发令员挥动红色小旗。发令员

随即举起一面蓝色小旗，骑师们立刻登上马背，等候发令起跑。全场鸦雀无声，只有秋风吹着看台上的大小阳伞，将布料抖动的啪啪声传入耳畔。

发令员取出信号枪，朝天开枪发令。6匹赛马比蓝色火药烟雾的散开更快，飞箭般冲出起跑线，于此同时，观众席里爆发出山呼海啸似的加油声。

看到冲在最前面的是“科西嘉人”，法国领事白来尼和法国观众们兴奋之极，用最高的嗓门大呼“法兰西万岁！”。但是，他们的高呼很快变成叹息，因为两名起跑线上的裁判员同时举起红旗，有人偷跑，必须重新开始起跑。

已经在跑道上冲出50码以上的赛马们重新回到起点。

发令员再次开枪发令，6匹马几乎不分前后地冲出起跑线。观众席上再一次卷起震耳欲聋的加油声。这时，香港颠地家族的“寻金者二世”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和“鞭丹人”紧随其后，再后面的是“山怪”和“摩门教徒”，“巴格达王子”暂时落在最后。二十四只马蹄击在跑道上，像煮开的滚水在水桶里沸腾。

环形跑道全长5000米，赛马需跑满4圈跑道后决出胜负。第一圈后，“寻金者二世”仍然跑在最前面，“科西嘉人”的骑师以明显高于其他骑师的频率挥舞马鞭，催打“科西嘉人”，极力试图超越“寻金者二世”。白来尼领事和他的同胞们气势如虹，富有节奏地在看台上加油：

“法兰西万岁！”“摔死英国佬！”。。。

坐在白来尼领事身边的上海道台应宝时听不懂法文，经过通事的翻译，明白了这些高呼的内容，暗暗打量坐在另一边的英国领事温思达，却没有在后者脸上发现任何恼怒。道台大人不得不佩服不列颠人的涵养工夫。

除了道台大人和他的随员外，跑马厅里唯一的华人观众就是阿芳和替赛马装鞍具的几个华工。此刻，他们聚在马房门口，对跑道上掀起飞扬尘土的赛马们评头论足：

“洋人真阔气，不叫牲口做生活，倒叫牲口比赛。”

"你懂个屁！比赛比做生活多攒铜钿，比赛就是攒铜钿。"

"牲口比赛能攒铜钿，哪么人呢？人比赛能攒铜钿吗？"

"人比赛没有牲口比赛攒得多！所以，人就要做生活。"

赛马进入第三圈后，前后名次有了明显变化，"韃丹人"跑在最前面，"寻金者二世"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山怪"，"摩门教徒"和"巴格达王子"。"科西嘉人"在第2圈的拼搏后显得后劲不足，落在最后。对于这样的顺序替换，观众席上的呐喊起了相应的变化，加油声里伴随拍掌，咒骂声中夹杂叹息，人们挥舞双拳，脸部扭曲，身体作出各种姿态，仿佛可以通过这样的隔空使劲，驱赶自己下注的马领先。再也没有人坐在原处，大家都站立起来，有些甚至离开原地，挤到将跑道和看台隔开的栅栏处。

"今天我要输了，阿南和胜仔他们两个不输不赢，"艾伦看到自己下注的原先十拿九稳的"寻金者二世"不再跑在最前面，很失望。

"不要太早下结论，跑到最后一圈出现变化是时常发生的，"沃尔夫试图用经验给艾伦打气。

事实上，变化正在发生。当太阳渐渐躲入云层后面，同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西风。这风越刮越厉害，把细草从华工们留在跑道和中心草坪接壤处的草堆里吹散开来。顺着风向的细草像绿色的沙尘，吹向跑道，吹向赛马和骑师的眼睛。每一匹赛马都慢了下来，除了"巴格达王子"。

代表沙逊洋行的这匹阿拉伯黑马迎着草尘，丝毫没受影响地奔跑着，它的来自于伊拉克的骑师同样勇猛不减地挥舞鞭子，在黑马的后臀上留下殷红的血痕。"巴格达王子"接连超越"摩门教徒"，"山怪"，"寻金者二世"，向跑在最前面的"韃丹人"追去。这时，有人突然想起开赛前的一则谣言：沙逊洋行的"巴格达王子"习惯在风沙里行走，闭着眼睛也能飞奔。。。天哪，这则谣言在西风飞舞的细草里应验啦！

"巴格达王子"谣言应验的说法比西风还快地传开，下注赌赢"巴格达王子"的观众

发疯一般奔下看台，跨出马车，踩翻食盒酒瓶，拥向跑道边的栅栏处。没有下注“巴格达王子”的其他观众，对赛马最后关头出现如此精彩的转折着魔若狂，忘记即将失去的赌注，惊呼尖叫，跟着前仆后继地挤向栅栏。

这时，在终点标志线旁的岗亭里，两名裁判员异常镇定，目光不离终点标志线，静静地守候最后一瞬间的来临。“巴格达王子”的蹄子踢得又高又稳，在震天动地的加油声中，轻松超越“鞭丹人”，毫无争议地首先冲过终点标志线。艾玛和岗亭里的两个裁判同时举起代表“巴格达王子”的“6”号白底红字圆牌。不到一分钟里，整个赛马场沉浸在掌声，唿哨声，狂热欢呼声，和到处打开香槟酒塞的噼啪声中。

艾玛站在车夫的座位上眺望狂欢中的赛马场，却忽视有一个熟人正在下面朝自己走来。

“艾玛，恭喜你明天可以回家休息了。”

艾玛望下看，很意外。“咦，托玛斯牧师今天您怎么也来了?!”